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九回 試道行設莊以待 收異士談虎而醒

三服與樂道、鳳春諸人團圓於碧玉山洞，同心煉道，自不必言。又說三緘，在梨花島收了梅精、蛇、虎，取了道號，梅精、蛇、虎亦不欲在島長居，均願從事追隨。三緘見其立念頗誠，遂偕諸弟子離卻古剎，向島外行之。無如島中曲折甚多，行約二日，始上陽關大道，仍向西地而去。一路之上，觀山玩水，以活道心，故不語不言，緩緩前進。狐疑曰：「師於沿途，宜教弟子等以道所未得，俾弟子時聆訓迪，有所進境。今而默然如是，豈其意念別有屬歟？」三緘曰：「道無時而不在，亦無地而不有。所謂悟得來時，頭頭是道也。不善會悟，則視山為層巒疊嶂，視水為白練清波。安知仁靜似山，知動如水，且極之鳶飛魚躍，皆天地自然妙道，引入以入之者乎？吾之不言，非慵於言也，默參天地之道，以助吾胸中之道；俾吾胸中之道養得活活潑潑，自然神妙可入，道旨自然。不似世之求道者，按著一派死煞，終煉不靈耳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得道甚深，故能以山水悟道機，以鳶魚觀道妙。」

弟子等所生半非人類，蠢性一團，幸得吾師朝夕引誘，已喜之不勝。若欲觀山而悟鎮靜之仁，玩水而悟活動之知，此等功候，今非所能。」三緘曰：「功貴能勤，道在久煉。下學上達，惟天之我。其中妙諦，有心可得而會，口不可得而言也。」狐疑聞之，亦稍有會意。至初入是門者，尚不解為何說焉，第知隨師而行，師東則東，師西則西而已。故奔走長途，或望市井以容身，或則垂頭而喘氣，或歎夕陽西墜，誰為下榻之人；或歎明日遠行，孰是息肩之地，師先弟後，心念不同。三緘暗暗喜曰：「物類至蠢，尚欲煉道修真。人而不然，真所謂人不如物者矣！」喜之於心，不覺形之於色。狐疑見而問曰：「吾師又何喜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喜從教者之多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從教雖多，迄無一成，何喜之有？」三緘不答，轉思己道尚待練習，何堪為人師？如終不成，有誤從游者實甚。懷未至此，滿面愁生。狐疑曰：「師色生愁，諒欲得一所在以棲止乎？」三緘乘機而應之曰：「然。」狐疑曰：「若然，師與諸道弟暫歇於此，待弟子前去尋之。」是時，紫霞真人端立雲頭，已知狐疑訪尋村郭為下榻計。

但是地荒涼極矣，不惟無有村郭，且無古剎，狐疑又烏乎得之？

於是呼復禮子而命之曰：「師命爾速下凡塵，化一村莊，以宿三緘師徒。待師今夜試彼道心究竟如何，以好引進一層，俾彼大道圓成，早赴繡雲閣中，完成闡道之事。」復禮子領命，雲頭按下，墜於白角山前，用塵一揮，化為若大村郭。霎時，牧犢者歌聲響亮，炊煙者遍布如雲。狐疑來至其間，見而喜曰：「吾以為是地荒涼，棲身無所，幸此露出村郭，可以止吾師徒。」急急轉過山坳，向師告曰：「前面村郭遙露，已有宿地矣。」三緘聞得，忙與諸弟子陸續而來。及到村莊，恨無問訊，宅捨不一，安識誰賢？正在躊躇，復禮子化一農叟，攜耒耜而過於其前。三緘揖而詢曰：「老農何姓？」老農曰：「賤族李氏。」三緘曰：「吾乃雲遊道士，欲借貴府以為一宵之宿，不知老丈可能容乎？」老農曰：「長途過客，苦於奔走，如前無宿處，身將何棲？暫宿一宵，有胡不可？但吾家湫隘，恐不足以下榻高人。」三緘曰：「能容一宿，德已深矣，敢嫌其他。」老農曰：「如是，天色不待，可隨吾來。」三緘師徒果隨老農，竟投村舍。但見修竹千竿，綠勝蕉梧，老柳萬株，蔭餘粉壁。竹籬曲曲，始入重門；石階斜斜，方登堂內。賓主禮畢，童兒三四獻茗侍立，雅有君子之風。三緘曰：「老農傳家，其殆耕讀兼行，非專必農事是務歟？不然，何童兒雅致，一至於斯？」老農曰：「守吾家風，安吾素志，一切求名求利，求仙求佛之說，不染懷來，只此春耕夏耘，為傳家業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老農風概，即是神仙中人矣！」剛言至此，酒肴已設。老農請三緘師徒同登筵席，暢飲壺觴，安閒一刻，童兒燃炬，導於內室。牀榻帳幃，備極精工。三緘甫入，一兒童曰：「此室專安道爺弟子。道爺可隨吾去，另有靜室焉。」言已，轉導三緘斜由左入。行不數武，又一小小廳堂，兩旁竹几排列，名字名畫高懸壁間，桌上有爐，檀已久焚，香煙繚繞，馥氣滿室。爐側瑤琴一架，餘音鏗爾，似剛捧畢者然。三緘見之，諦視不已。兒童促曰：「夜深矣，道爺可安宿矣！」遂持紅炬導入一室。一牀一榻，精美更勝於前。童兒炬插臺中，請安一聲，掩門而去。

三緘獨坐榻上，想此農家必非庸流。猜疑未已，忽聽有人朗誦《黃庭經》云：「五臟之主腎為尊，伏於大陰藏其真；出入二竅合黃庭，呼吸虛無見吾形。」朗誦至此，以下低聲吟詠。三緘側耳靜聽，恨其呶唔不辨，心甚歉然。

久之，又復朗誦曰：「沐浴華池灌靈根，五臟相得開命門；五味皆至善氣還，被髮行之可長存。」自此寂然無聲，不復再誦。

三緘於是暗出寢門，欲訪其人，求示入道之方。轉過迴廊，見一斗室燈光射出，以為誦《黃庭》者心在斯室矣。俯首而入，覺有脂粉氣馥於鼻間。舉目視之，乃主人之蘭房也。內立二女，身已及笄，媚態嬌姿，人世罕有。見三緘入，笑容可掬，共執其手，強坐於榻，疊肩偎傍，媚獻百般。三緘任之，毫不顧睬。

二女曰：「以吾姊妹容顏，配爾道士，諒不辱爾，何相拒如是其甚；既相拒矣，即不應私入蘭房；既入蘭房，當作逾牆之客，搜其處子。胡為乎蜂見花而不採，貓見鼠而不食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之來也，為訪誦《黃庭》之老叟也。不意貴府寬宏曲折，誤入深閨，望乞海涵，恕予過失。」二女愈見不捨，力將三緘推倒榻間，一女騎於腰中，一女坐於兩股；一女解帶，一女卸衣。三緘無計可逃，乃誑之曰：「二姊妹稍放吾起，願效蘭房樂事焉。」二女曰：「吾欲縱爾，恐爾逃去。必重誓乃可。」三緘曰：「如二姊妹稍縱而逃，他日吾躬死於非命！」二女見其誓罷，始釋之起。起而外望，門已緊閉矣。因向二女曰：「今日良緣配合，應宜有酒。既無其酒。豈不辜負二姊妹出身？」不料二女曰：「要酒甚易。」於是一女辟門而出，一女緊牽雙袖，絕不釋手。三緘又誑之曰：「吾欲便矣，可出戶片時？」女曰：「有便器在茲，奚必出戶？」三緘曰：「爾之寸步不離者，恐吾逃也。吾既發有重誓，烏能逃乎？」女曰：「如是，爾便後即來！」剛出此門，恰遇前女攜酒而至，曰：「合盃有酒，爾將何之？」三緘曰：「吾便後即來耳。」此女呼曰：「吾妹被彼所誑，彼乃脫逃計也！」門內女子聞得「脫逃」二字，疾趨出室。

三緘向左而遁，幾為所擒。碌碌忙忙，約過房廊四五，諒離蘭室已遠，然後徐行。心欲仍歸主人所安之室，奈屋宇錯雜，不知何所。轉從右去，穿過長廊一帶，又見燈光遙射。三緘此次恐其誤入，暗在窗外偷視，見一老叟瞑然跌坐，案上香燭百千，似乎默會《黃庭》一般。三緘是時欲訪大道，推門進入。

老叟驚而問曰：「爾為誰？來茲甚事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三緘，借宿貴府。聞得老丈靜誦《黃庭》，不揣駑駘，特求指示。」老叟曰：「《黃庭經》句多矣，爾求指示者何在？」三緘曰：「首聞老丈所誦『五臟之主』四語，解釋如何？」老叟曰：「外景以腎列五臟之末，歸於一；致一為以腎主之，故五臟以腎為尊。」

太陰屬肺，伏於太陰者，真金皇真水，真水藏真金也。出入二竅者，乾坤之門，陰陽之戶，一金一水，一往一來。其中名黃遲，為收藏金水之鄉，出入相合之所也。中即虛，虛即無。呼吸守中，則以天地為橐籥，活潑潑，渾渾沌沌，密密綿綿，打成一片。圓沓沓，光閃閃，氣足神足，而真形見矣。吾前之朗誦四語者，即如此解焉。」三緘逐一詳察，頗有所得。

當是時也，天將發白。三緘復問「沐浴華池」四語。老叟以手指之曰：「那廂老道，善能解此，爾去詢之。」三緘回顧無人，轉瞬而房廊俱無，老叟亦渺。遍尋諸徒，盡皆臥於荒野。

急為呼醒，眾共駭然。三緘心中悶悶不樂，直待銅鐘高掛，始率諸子又向前行。每於棲止時，將老叟所言溫習數十遍，雅有進境，道積日深。

無何，行至玉英關。關外一潭，水深百丈，上下舟楫不絕往來，是乃襄區第一通利所在。三緘師徒見得關前有水有山，利通四達，欲於此地尋一古剎居之。殊意是方觀剎不容外面僧道居止，師徒無奈，只得宿於旅邸之中。日則遍市遊行，宣言化世，夜則各歸客舍，靜坐習功。

荏苒辰光，倏忽已住旬餘矣。一日早起，見一人頭戴白巾，身穿白服，徜徉而入。旅主忙忙獻茗。茗罷，即設肴饌，請之上坐。主人攜瓶倚門，慇懃勸飲。白巾者喜，則急以酒進；白巾者怒，則跪地請罪。一餐之久，如此者十餘次焉。三緘熟視在目，不

識所以。俟白巾者飲畢別去，旅主約送數里，方始歸來。是夜主人閒坐於舍，三緘出室與彼交談。談至意合情投，乃乘隙而問曰：「今晨主家貴客臨門，肴饌豐美，貧道代為爾計，所費良多。」旅主曰：「此係常例。幸而玉英關千餘煙火，每歲每家僅有一遭。如得二遭，恐將人囉咤死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其人究竟如何，市中敬禮乃爾？」旅主曰：「是人出，雅號『五臟王』，善劍術，能致人生死。故吾市中敬若神明，無敢有或慢者。」三緘曰：「彼所居何地？」旅主曰：「以古刹為居址。故是處寺觀，不准外來僧道借以暫住，皆因彼禁然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今居何刹，主人送之許久乃歸？」旅主曰：「春秋為上市所供，冬夏為下市所供。今在秋季，尚往上市祖師殿中。」三緘詢明蹤跡，次早暗帶隱身旌、飛龍瓶，直投祖師殿。

首重剛入，犬吠聲聲。老僧見而吼之曰：「是刹不容僧道，爾宜速退！」三緘曰：「吾非求宿於此者，乃閒遊貴地，一見廟貌之巍峨也。」老僧曰：「遊玩無妨，但不可高大聲氣。」三緘曰：「只吾一人耳，與誰談哉！」老僧曰：「如是，爾向東行。凡門緊閉者，毋庸開啟；否則，不利爾躬。」三緘頷之。

別了老僧，竟由東入。神像之室，已曆數處，未見白巾者在於何所。方欲轉過西廊，忽聽一僧大聲呼曰：「刹內還有遊人否？如有遊人，五臟王將歸，速速出刹！倘遲步履，性命莫保，那時休怪吾言不先。」三緘聞呼，才知五臟王領供去矣，遂暗自計曰：「若不山刹，老僧搜得，必受呵叱。吾且展開隱身旌，將身掩著，藏於密室，以候五臟王焉。」